

当前新疆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

潘志平

(新疆社会科学院 中亚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本文要点为：一.近年，中亚地缘政治局势总体稳定，动荡是局部的：“颜色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至今政局不稳，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危机潜在，费尔干纳地区形势还不容乐观。二.新疆西南方向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问题严峻,表现在“巴尔干化”、“伊拉克化”或“阿富汗化”。三.“颜色革命”2005年在中亚受阻，美国正在调整其中亚战略，表现在正操作的“大中亚计划”或宣扬的“大南亚理念”，要旨在于架空或淘空上海合作组织，将“大中亚”与“大中东”整合为华盛顿主导的广袤地带。

关键词：新疆 地缘政治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C1

新疆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当前的基本格局主要从两个方向分析：西面的中亚和西南面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另外还有个重要作用因素——“美国因素”。

一. “颜色革命”后的中亚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除塔吉克斯坦发生过内战（1992～1997年），还未有过全局性的动乱，总体相对稳定，但还并不太平。除了“三股势力”外，前些年的“颜色革命”极大危害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颜色革命”曾以不可阻挡之势所向披靡，至2005年比什凯克三月事变达到了它的顶峰，随后它止步于哈萨克斯坦，“颜色革命”大潮似已在全面后退，然而，我同意学者的分析：“颜色革命”并未划上句号，^[1]西方以“民主化改造”为目标的“颜色革命”不会善罢甘休，这些年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国仍有动作，不排除华盛顿为找回失去的地位，仍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中亚国家施压，试图挑起新一轮的“颜色革命”。如俄罗斯学者尼亚齐的说法：在中亚，任何此类革命都有可能由橙色嬗变成血的颜色。^[2]

吉尔吉斯斯坦：动荡不安

中亚的“颜色革命”最大“成果”就是更迭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政权，“颜色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仍在持续动荡之中。

“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乌克兰，新政府除了外交政策上明显地亲西方外，其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上的变化。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除了空喊民主外，与被其推翻的前任并没有本质区别。吉尔吉斯斯坦与格鲁吉亚、乌克兰不同的是，那里并未出现“亲西方”政权，巴基耶夫就职后即提出美军基地是否该撤的问题，不久又以涉嫌间谍罪名驱逐美国外交官，并积极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各项活动，但其政局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反对派上台，新政府内部很快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议长捷克巴耶夫、外长奥同巴耶娃、总检察长别克纳扎罗夫先后失去权利沦为新的反对派，要求总统下台并实行宪法改革，比什凯克中心广场上示威游行此起彼伏。2006年12月19日总理库洛夫突然率领政府集体辞职，对巴基耶夫施压，“宪政危机”愈发严峻。“颜色革命”的最大“后遗症”是，整个国家失去了法制和秩序。吉尔吉斯斯坦的同行称颂这场“*Большая революция*”（伟大的革命），如其所说，“我们更加民主自由了，什么都不怕，而是政府怕老百姓”。^[3]在这种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作用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只能动荡下去，在这里须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这是一个滞后的“部落社会”

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停滞，中亚现代民族的进程缓慢。世人一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南北

分野，多从南北权利分配、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但深层次的是吉尔吉斯南北间有个部落断裂带，这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文化上的断裂。^[4]

其二. 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从来没有为建立过自己的“民族国家”努力奋斗过。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方获得独立。它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本来就是一项较艰难的过程，经过这场“颜色革命”的冲击，如何走出国家破碎的阴影，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少希望。

其三. 这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

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不到300美元，人均月收入仅为23.4美元。^[5]由于普通百姓很少有机会以合法形式影响国家的政策抉择，极端伊斯兰运动开始在贫穷人口中获得信赖。“颜色革命”后持续动乱，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其复苏的前景亦十分渺茫。

其四. 这是一个患了“民主病”的国家

据美国报刊披露：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行的民主计划的规模是最大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里有肥沃的土壤，而西方社会在这里撒下了一些种子。我希望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6]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要旨是：“西化”，“再西化”。因为不民主才有“民主化”的“颜色革命”，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最民主”才被“民主化”的“颜色革命”击倒，这仿佛是个悖论。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痴迷西方鼓动的民主化运动，就患了严重的“民主病”，此病不除国无宁日。

哈萨克斯坦：政局稳定、经济鹏飞

2005年底哈萨克斯坦也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但未发生“颜色革命”。其实，哈萨克斯坦逃过了“颜色革命”的这一劫，归根到底还是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放了纳扎尔巴耶夫一马。和许多中亚国家领袖一样，纳扎尔巴耶夫是美国政客口中的“独裁者”，更被攻击为贪污腐败的典型。然而，美国最终没有对纳扎尔巴耶夫下手，其原因是：

- 美国认识到，哈萨克斯坦现总统派与反对派力量对比悬殊，谁也不想跟“政坛失意者俱乐部”打交道；

- 美国在哈萨克斯坦有巨大的石油投资和利益，若贸然在该国推动“颜色革命”，风险过大；

- “安集延事件”后与乌兹别克斯坦交恶，哈萨克斯坦成为替代乌兹别克斯坦“位置空缺”，以实现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利益。

“颜色革命”得逞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除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其中发挥作用外，与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极度贫穷有关。一个是政权更迭，一个是暴乱被镇压，其差别就在于阿卡耶夫和卡里莫夫的掌控能力。

哈萨克斯坦则完全不同于上述两国，近五六年凭借石油工业的大发展及由此而来的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以改善。纳扎尔巴耶夫在2006年总统咨文中提出未来十年内哈萨克斯坦进入世界前五十名最具竞争力国家行列的发展战略。哈萨克斯坦现在人均GDP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2006年的一些报道说在三千多美元，2007年上半年的说法在五千多美元。据最新报道，总统纳扎尔巴耶夫2007年6月16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市表示，2007年哈萨克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7000美元。上述数字可能有点水份，但无论如何，哈萨克斯坦无疑已为中亚的首富，其国民的信心倍增，甚至于牛气十足。

纳扎尔巴耶夫是位铁腕政治家，面对“颜色革命”的威胁，他吸取了格鲁吉亚的教训，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吸取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验，修改选举法，规定从竞选拉票工作结束至正式结果公布，禁止游行集会，以“保障选举委员会能够正常工作”。在处理国内问题上，他并不像阿卡耶夫那样，一味迎合美国，推行西方民主。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表示，在失业人口多、生活水平不高的国家，这样的民主只会将自己弄得声名狼藉。

现年近七十的纳扎尔巴耶夫于 1991 年当选首任总统，至今已做了 17 年总统，但他还未考虑接班人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想考虑这一问题。2007 年 5 月 18 日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可不受次数限制地连任总统职务，也就是说，只要他愿意，那就是终身总统。

然而，哈萨克斯坦高层内斗争还是有点麻烦。2007 年 5 月 26 日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命令，解除自己的大女婿阿利耶夫驻奥地利大使及驻欧安组织特别代表职务，理由是阿利耶夫涉嫌策划绑架案，随后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向阿利耶夫发出国际通缉令。不久，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达里加宣布与其被通缉的丈夫离婚。本是哈萨克斯坦“政坛红人”的阿利耶夫夫妇，一夜间沦落如此，许多分析家认为，这是阿利耶夫急于抢班夺权的政治野心所致，此说或许有道理。达里加原掌有一大政党，号称“女儿党”的“团结党”，2006 年被执政的“父亲党”——“祖国党”所并。纳扎尔巴耶夫废掉阿利耶夫后不久做了三件事：一是 6 月 20 日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二是 7 月 4 日，纳扎尔巴耶夫当选“祖国党”党主席，确定将要参加 8 月份议会选举竞选名单，达尔加·纳扎尔巴耶娃被解除党副主席、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职务。三是 8 月 18 日议会选举中执政党——“祖国党”赢得了 88% 的选票，并获得全部议席，其他政党获得的选票都没有达到 7%，因此都未能在议会拥有席位。这样纳扎尔巴耶夫就完全掌控了哈萨克斯坦的所有权利。

2007 年 4 月 10 日纳扎尔巴耶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号召所有“斯坦”国家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像欧盟一样的国家联盟，自任盟主之意已不大掩饰。2007 年 4 月 26 日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耶夫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有意与吉尔吉斯斯坦实行一体化。据报导，巴基耶夫支持纳扎尔巴耶夫关于组建中亚国家联盟的建议。他认为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对此也没有障碍，如果吉、哈两国准备现在组织这个联盟，那就必须做而不再等待，当大家都在联合的时候。以上情况尚须证实，无论如何，纳扎尔巴耶夫真有点雄心勃勃。

目前，哈萨克斯坦政局十分稳定，这也许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目前纳扎尔巴耶夫身体好象没什么问题，但是这种稳定完全寄系于纳扎尔巴耶夫个人的健康，也就有些脆弱，特别是随着纳扎尔巴耶夫的年事愈高就愈发脆弱。

乌兹别克斯坦：潜在危机，形势不容乐观

中亚地缘政治最脆弱的一环在乌兹别克斯坦，最危机的地方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乌兹别克斯坦 2005 年“5·12”安集延暴乱，被卡里莫夫毫不犹豫地平定，但那里死了不少人，西方为此大做文章。美国国务卿赖斯最早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措施进行批评，在美国的提议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卡里莫夫更是一位强势总统，面对美国的高压并不示弱，当即对美军驻军下逐客令，如果巴基耶夫向华盛顿呼吁撤军，并非真的敢让美军走人，而多半是以此提高租金的筹码；那么卡里莫夫却是动真格的，2005 年 11 月 21 日美军最后一批人员被驱逐出乌兹别克斯坦汉纳巴德军事基地。但问题是，乌兹别克斯坦内部问题严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经济停滞

乌兹别克斯坦原本是中亚经济基础最好的国家，但多年来，经济发展停滞，已远远落后于哈萨克斯坦。贫穷、高失业率在占共和国人口 1/3 的费尔干纳地区尤为突出，据我们亲自调查：当地的人均月工资水平基本在 5 美元/月。

其二. 封闭而高压统治

乌兹别克斯坦至今还是个非常封闭的社会, 高压军警控制, 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和贪污腐败丛生, 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三. “三股势力”猖獗

乌兹别克斯坦, 特别是费尔干纳谷地近年来一直是“三股势力”活动的重灾区。自苏联末期开始出现的中亚伊斯兰主义复兴以乌兹别克斯坦为发源地, 1999 年至 2001 年, 极端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竟发展成数千人的武装, 几乎同时, 另一个以“和平圣战”为标榜的极端组织解放党(伊扎布特), 也以费尔干纳为基地向外扩张其势力, 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2005 年的安集延事件被认为是阿克罗米亚组织所为。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官方的说法, 阿克罗米亚被认为是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其实, “阿克罗米亚现象”说明, 极端组织犹如病毒一样很快发生新的变种, 而对它的遏制更加困难。^[7]事实上, 极端势力由乌兹别克斯坦向外扩散, 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新的突破口, 组织变异加速, 更加极端, 打击难度增加。

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完全依赖于卡里莫夫个人的铁腕统治, 但危机潜在, 形势严峻, 随时可能发生动乱。2007 年年底将进行新一轮总统大选,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 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人口大国, 地处中亚核心地带, 若一旦失控,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必陷入混乱, 中亚整体局势就将发生根本变化。

近传, 乌美关系出现松动。2008 年 1 月 24 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威廉·法伦上将造访乌兹别克斯坦, 成为自 2005 年以来美军撤离以来第一个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美军高级官员。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局的消息报道, 卡里莫夫总统会见了法伦, 在会谈中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卡里莫夫说, 打击跨境安全威胁是乌外交政策关注的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愿与有关各国包括美国在这方面开展紧密合作。法伦说, 美乌两国均有发展互利合作的兴趣。法伦当天还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2008 年 3 月 6 日, 有媒体报导: 北约负责高加索和中亚事务的特使西蒙斯表示, 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美国使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汗阿巴德空军基地向阿富汗转运美军官兵。同时美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在一份声明中也确认了此事。“被赶走的美军又回来了”, 成为国际社会上一大新闻。但第二天(3 月 7 日), 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一署名文章《我们不会把汗阿巴德基地交给北约》, 称这是一桩传得“沸沸扬扬”的“丑闻”。据称: “北约总部的消息灵通人士已部分地否认了上述传闻, 表示西蒙斯指的是坐落在阿姆河右岸的铁尔梅兹空军基地, 而不是卡尔希市的汗阿巴德空军机场”。俄罗斯方面坚称“不会把汗阿巴德基地交给北约”, 但也认为: “如今, 卡里莫夫再次试图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修好。这对与签署联盟关系的俄罗斯不利”。其实, 只要允许北约使用军事基地, 美军就完全可以北约军队的名义重返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贫穷而相对平稳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边缘的贫穷的小国。这个国家在独立初的一段时期曾深陷宗教冲突之中, 历经五年内战(1992~1997 年), 其后政府与宗教反对派达成和解。“颜色革命”最猖獗时, 塔吉克斯坦也相安无事。按照塔吉克斯坦人自己的说法是, 五年内战的噩梦, 致使塔吉克斯坦人有了对动乱的“免疫力”。拉赫曼总统是中亚最年轻的领导人, 强力而又务实, 各方面的关系大体都能摆平。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贫困。

塔吉克斯坦的贫困范围很大, 全国有 80% 居民已列入贫困人口, 1/3 属于极度贫困, 近 20% 的人口月收入低于 1 美元, 属于最贫困人群。塔吉克斯坦近 1/3 的孩子吃不饱, 穿不暖, 每千名新生儿中有 72 人活不到 5 岁, 目前塔吉克斯坦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问题。联合国代表指出, 2004 年塔吉克斯坦 600 万居民中有 1/6 的人口没有外部帮助就无法保障最低消费。联合国专家评估, 要恢复塔吉克斯坦的国家潜力和经济将需要人道主义的援助资金 5470 万美元, 该数字可在塔吉克斯坦实施 45 个不同的项目。近些年, 塔吉克斯坦工资占家庭总预

算的比例从 1992 年的 77% 下降到 1995 年的 40%，近几年更低；2002 年塔吉克斯坦最低月工资为 1 美元多一点，2002 年上半年按塔吉克斯坦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工资折算，塔吉克斯坦平均月工资仅为 9 美元。^[8]

后尼亚佐夫时期土库曼斯坦：平静而知足

土库曼斯坦独立以后申请“永久中立国”地位，已为国际社会承认，它可能是中亚最封闭的国家，前总统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也闻名于世，被誉为“土库曼巴什”，被授予终身总统，几乎为土库曼斯坦的皇帝。但尼亚佐夫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突然去世，权利过渡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与此相关的政局走向、中立和能源政策等，外界多有猜测，甚至预言会发生激烈权利之争。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也蠢蠢欲动，但是，2007 年 2 月 11 日总统大选平静举行，土库曼斯坦唯一的政党民主党提名的原副总理别尔穆罕默德多夫以高票胜出，实现了后尼亚佐夫的权利平稳过渡。

土库曼斯坦的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相关报导说，其石油储量 120 亿吨，天然气远景储量 22 万亿立方米，位于中东和俄罗斯之后。近年来，土库曼斯坦依靠油气能源工业的大发展，其人均 GDP 已近 3000 美元，百姓过着舒适、安静、知足的生活。最近媒体报导，新总统上任不久的土库曼斯坦，已让人感到开放的信息，他一改尼亚佐夫少与外界交往的做法，作为主席国的客人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这个国家的前景十分看好。

综上所述，中亚地缘政治局势总体稳定，动荡是局部的，“颜色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至今政局不稳，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危机潜在，费尔干纳地区形势还不容乐观。

二. 新疆西南方向：

“巴尔干化”、“伊拉克化”，或“阿富汗化”？

前美国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十年前出了本书《大棋局》，书中列专章论述“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是“全球主要不稳定的地区”。此说不无道理，但过于笼统，就新疆周边而言，总体上相对稳定，充满冲突的中心地区在阿富汗，塔利班近年来死灰复燃，巴基斯坦的局势随之趋于紧张，动荡以阿富汗为中心向外扩张，阿富汗正“巴尔干化”、“伊拉克化”，而与阿富汗毗邻的巴基斯坦正“阿富汗化”，其趋向令人担忧。

死灰复燃的塔利班

塔利班被美军击溃的最初时期，阿富汗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刚结束，正常秩序还未恢复，重建工作了无头绪，布什政府就不顾一切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将阿富汗这个烂摊子扔给北约。北约 2003 年 8 月正式接管在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指挥权。这支部队来自 26 个北约成员国和 10 个非北约国家。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卡尔扎伊温和有余，掌控局势能力显然不足，所能依靠的还是北约部队。

北约原本是为防备当年苏联入侵的集体防卫军事组织，苏联解体后，其对手华约不复存在，面对于此有两个选择：一是如华约一样解散，一是向全球化转型，而最终是选择了后者。北约染指阿富汗事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前北约驻阿富汗部队荷兰指挥官 2007 年 7 月 16 日说，阿富汗作为北约转型试验场相当重要，并认为北约正取得对地面的控制。然而，英国前三军参谋长 2007 年 7 月 11 日在英国议会上坦率地说：“阿富汗的局势比许多人所认识的还要糟糕，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面对对阿富汗的战略失败造成的后果及其对北约的意义”。另一英军军官承认：美军的“持久自由”行动造成平民伤亡，损害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维和行动。^[9]

塔利班死灰复燃的消息早在两年前就传开，时至今日已成现实。阿富汗重建已投入几十亿美元，但只交上了几条危机四伏的公路外什么也没有；与此同时，与塔利班的战斗日趋激烈，前些年塔利班深深藏匿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大山中，如今塔利班自由出入首都喀布尔频

繁制造自杀式爆炸事件。北约部队整天蜷缩在兵营里自身不保,阿富汗人质疑:来到这里保护老百姓,还是保护自己?北约已深陷进退两难之境,美国和西方需要反省的是,反恐难道就是美式的军事打击加上西方式的民主就能得法吗?在撰写本报告之际,发生历时6周之久的塔利班绑架韩国人质事件,韩国人质二人被害,其他19人获释。此事件让世界再次认识到阿富汗反恐形势的恶化,而塔利班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分析人士称,他们利用这场危机恢复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自2001年垮台后第一次与一个外国政府谈判,有了发言人,引起媒体的关注^[10],尝到甜头的塔利班扬言要继续绑架外国人质。塔利班的死灰复燃,或卷土重来,对新疆周边政局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危机四伏的巴基斯坦

“9·11”后,毗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成了反恐和反对极端势力的最前沿。巴基斯坦本是伊斯兰教极浓厚的穆斯林国家,宗教极端势力本根深蒂固。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之时,巴基斯坦西北部收容了许多抗苏的“圣战者”,塔利班就是从这里的宗教学校里走出去的,或者说,这里是孕育塔利班的摇篮。巴基斯坦是当年承认塔利班的两个国家之一,塔利班的背后有巴基斯坦三军情报部,也不是什么秘密。“9·11”后,穆沙拉夫总统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审时度势,最终加入了打击塔利班的末班车,但同情塔利班势力在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停止活动。

穆沙拉夫是虔诚的穆斯林,并不极端,但作为总参谋长的军人总统是强有力的,因此在这么多年还是能掌控局势的。西方对穆沙拉夫的思考是极其复杂的:对军人当政的不满,与离不开强有力的军人总统反恐、反对极端势力,交织在一起;在情急之下,还对穆沙拉夫的反恐疑神疑鬼。

美国希望能放手让它的军队进入巴基斯坦追击基地组织,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说,自己如当选总统将下令美军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采取单边行动。西方还希望巴基斯坦民主化,而穆沙拉夫暂停首席大法官乔杜里,也有悖于西方的民主理念。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狂言已在巴基斯坦引起激烈的抗议,极端宗教势力趁机更加活跃。

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后,巴基斯坦就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世界反恐的前沿。2007年为该国大选年,本就危机四伏。年中的“红色清真寺事件”和年末的贝·布托被暗杀事件,将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目前巴基斯坦的政局大动荡,是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结果。

国际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阿富汗局势和“美国因素”。

前文已述,2007年是塔利班卷土重来最为活跃的一年,经过多年养精蓄锐,逐步恢复实力的塔利班开始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红色清真寺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宗教极端主义对穆沙拉夫领导下的政府和反恐力量的一次直面较量。巴政府的武力行动付出沉重代价:穆沙拉夫执权威受到极大损害,政府与宗教势力的矛盾空前激化,一向与极端势力有紧密联系的北瓦济里斯坦的部落武装单方面撕毁了2006年9月同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

美国治下的“和平”:以“反恐”和“民主化”为着力点在中东、中南亚积极活动。美国选择亲西方价值观念的贝·布托与穆沙拉夫的政治联姻,其意既需要穆沙拉夫实现“反恐”目标,同时还需要贝·布托实现“民主”梦想,刺杀贝·布托之举明示美国意图在巴受挫。

2008年2月18日巴基斯坦议会选举中,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在取得多数,穆沙拉夫的支持者遭到惨败。舆论盛传,美国开始同穆沙拉夫拉开距离。2008年4月穆沙拉夫高调访华,引起美国方面的不安。西方质疑:“穆沙拉夫在最近访问中国时突发奇想,邀请上海合作组织来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但为什么在北约仍然做出第一流的成绩的时候求助于上海合作组织呢?”^[11]2008年5月5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在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NED)论坛上表示:“我们的国家安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巴基斯坦的成功、安全和稳定”,他特别强调:美巴两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位美国高官选择在以“促进民主”为宗旨的NED的论坛上发表如此重要的谈话,恰恰表明了美国对巴基斯坦“民主化”的既定目标。然而,正因为如此,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在各个社会阶层蔓延。

本人近来接触的巴基斯坦人士,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情绪。他们几乎都强调,穆沙拉夫之所以威望大减,就是同美国人走得太近,而巴基斯坦新政府要维持下去,也取决于是否能与华盛顿的政治切割。

巴基斯坦政局如此动荡还有其深层次的固有问题。

巴基斯坦与印度同在次大陆,它们的分立是英国殖民主义长期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立国,穆斯林占全国 1.5 亿人口中的 95%,其开国领袖真纳先生试图建立伊斯兰世界楷模的美好愿望并未因国家的正式建立而实现。实际上建国 60 年来,这个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就因为各种政治力量的需要不断坐大。暗杀、政变、领导人非正常死亡,伴随着国家的动荡,导致该国 60 年建国历史中出现 25 年的文官统治和 35 年的军政府控制,也为国家留下五大矛盾:

宗教化与世俗化:这对矛盾始于建国初,且延续至今。其明显的趋势是,巴基斯坦历任领导者出于伊斯兰作为立国之本的理念,愈来愈依赖或借助宗教势力,致使宗教势力尾大不掉,且可能向政府甚至军队渗透。这不仅对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民主道路造成严重障碍,还对政府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军方与公民社会:在巴基斯坦的国家历史中,军队的作用始终属于政治的中心。几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为这个国家带来多位军人领导者,包括现任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即便是民选政府也无法完全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他们会不时地依托军方力量实现统治和管理国家的目标。军方与公民社会的矛盾是导致整个国家时局动荡的重要显因。尽管军人执政相对清廉,但执政的合法性大有问题,此次穆沙拉夫面临的困境就与其军人身份有直接关系。

司法与行政:巴基斯坦的司法体系一直在国家动荡中起到孵化器的作用,是政客们攫取国家政治权利的合法方式。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上,曾经 17 次修宪。每一次修宪都在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达成了短暂的利益平衡。2007 年巴基斯坦的国内动荡也源自司法危机,甚至导致 11 月 3 日宣布实施的紧急状态。当时机成熟时,司法已成为巴国内政治变革的导火索,也是国内外指责政府的一个重要口实。

执政党与反对党:党派之争是巴基斯坦民主化争论的焦点,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有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贝·布托两度被赶下台,就是有腐败的嫌疑。尽管在体制上拥有民主政治架构,但巴基斯坦的国内斗争分歧一旦无法解决,最终还是由军人出面实施直接统治。这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政治斗争舞台上的一个传统。

联邦政府与部落势力:巴基斯坦西北部部落地区从来就游离联邦政府控制之外。贝·布托在被遇刺前留给我们的那句话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处在危急关头……在斯瓦特,在南瓦济里斯坦,在恰萨达,炸弹爆炸此起彼伏。我们必须用人民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位政治家清晰地看到国家面临的地方分裂与联邦力量的软弱。

总之,军人和分裂的文人官僚集团、宗教势力和部落势力分立的社会,这是巴基斯坦独特的政治结构。军人不买腐败无能的文官帐,军人政府可以一时利用宗教势力,但管不了部落势力。而坐大后的宗教极端势力可以不买任何人的帐。如果再混杂因苏联侵阿发达起来的巴情报部门 ISI 的能量的话,巴的国内乱局将此起彼伏。“红色清真寺事件”和贝·布托被刺就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

贝·布托之死对人民党和穆沙拉夫都是严重打击,巴基斯坦政局扑朔迷离,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种可能:

- 穆沙拉夫保持强势。
- 军事政变。
- 内乱。
- 外部干预。

以上几种可能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当然,突发事件还在不断出现,对时局的评判也会随

之出现变化。但无论如何，巴基斯坦的国内局势将继续沿着古老的“动荡（冲突）——和平——紧张”范式运行，不大可能会因为一次暗杀或政变出现根本性变化。总之，巴政局走向变数太大。然而，今后不论是谁（除了极端势力）上台，军人或是文官，是否亲美，都不会放弃中巴睦邻友好关系，这已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结论：新疆周边充满冲突的中心地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随之趋于紧张，那里的问题是：“巴尔干化”、“伊拉克化”，“阿富汗化”。

三.美国大战略的调整：“大中亚计划”

美国因素

美国是当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很长时间以来，华盛顿就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遍布全世界，为捍卫这个利益，它可以干任何事，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美国人的身影或声音。中亚地区民族宗教冲突激化和升级，总脱不开霸权主义的阴影。因此，尽管美国本土远在天边，必须给“美国因素”以高度的关注。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就积极挺进中亚地区。我认为，美国中亚战略十五年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其标志为：1992年出台的“自由促进法案”、1997年推出“丝绸之路战略法案”、9·11事件后的实施的“持久自由行动”和2005年下半年启动的“大中亚伙伴计划”。中亚战略阶段性的演变，既反映了华盛顿对这一地区的认识的一步步深化，也体现了它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和卷入程度都越来越深。同时还应看到其战略无论如何演变，总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其中，那就是主要通过美式的“民主”、“自由”之手段，主题始终是构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新布什主义与“颜色革命”

“9·11”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展开和动员“反恐”。然而，在刚刚拿下喀布尔，战事尘埃未定，小布什就宣布了“新的敌人”：“邪恶轴心”。2003年，美国打响了伊拉克战争。美国付出了巨额军费和重大人员伤亡，未能“平定”小小的伊拉克；而所费不多，不动一兵一卒的“颜色革命”，却屡屡得手，美国从一次次地惊喜中感受到“软实力”的魅力之所在。2005年1月20日，布什发表了第二任期就职演说，被认为是“新布什主义”，其要点是：“彻底消灭独裁国家”，“将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2005年5月10日，布什在格鲁吉亚说：“玫瑰革命”是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人们可以揭竿而起，从欺压人民的统治者手中夺回自己的自由。2005年5月18日，布什在华盛顿称赞“颜色革命”，说这仅仅是个开始，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的变革已为时不远。布什还宣布，为在全球推行民主，美将拨巨款，建立一支文职“快速反映部队”。^[12]然而，2005年的结果让华盛顿很郁闷：伊拉克大选并没有成为裂痕的粘合剂却让其头疼的什叶派占了上风；伊朗大选选出了个更加强硬反美的内贾德；“颜色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还竟想让美军走人。“新布什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巨大现实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重新调整其战略。

“外交转型”与“大中亚伙伴计划”

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10月出访中亚后，华盛顿有意在推行新的地区政策——“大中亚计划”（GCAP）。这些政策包括：美国国务院南亚事务分局（South Asia Bureau，1992年8月成立）进行重组，将中亚国家包括在内，提出“大中亚”概念以及要求获得南亚区域合作。美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教授在《外交》杂志2005年夏季号上撰文为“大中亚计划”规划道：美国进入阿富汗给中亚国家带来一个转折点，但松弛的利益和不对等的政治风险削弱了近期目标。为了抓住在这一重要区域的发展机遇，华盛顿应当组建一个大中亚，以便推动合作与发展。^[13]美国国务卿赖斯2006年1月18日在

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说,美国需要采取新型外交战略,即正推行“转型外交”,即建立“伙伴关系”。“大中亚伙伴计划”正是这种“转型外交”在中亚的具体体现。

“大中亚伙伴计划”就是打算从土耳其和阿富汗两头使劲儿,像穿糖葫芦一样将土耳其、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阿富汗串在一起。而且来自多方面的信息显示,未来美国还有可能把巴基斯坦、印度等诸多国家扯进“大中亚”的队伍中来。美国地缘学的终极策略是要让“泛中东”和“大中亚”两大计划合流。2006年6月14日至15日,美国主导,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中亚国家代表会议”。比较引人关注的是,此次会议拒绝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加入。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建设巴库-杰伊汉石油管线,整合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的关系,形成以土耳其为首的地区性经济安全合作组织。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谢尔盖·卢西亚宁认为:美国鼓励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国版图恰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犬牙交错,对抗意图显而易见。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和大部分中亚国家同宗同源,美国因此希望土耳其起到“橱窗作用”,吸引中亚国家归化到西方阵营。从长远来看,美国会继续通过经援和军援的方式扶植土耳其,再通过土耳其这一渠道,继续向中亚各国施加影响,与上合组织展开更深层次的博弈。^[14]

美国的“大中亚伙伴计划”一出笼,并不被看好,尽管公开反对者不多,也让华盛顿不快。2007年2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与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伊万(Evan A. Feigenbaum)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进行了一次演讲,特别针对中国媒体的批评大加反驳。他阐释的GCAP是中亚的经济一体化政策,明确地要把中亚向南拉,拉向美国控制的阿富汗,意图将中亚地区的国家与俄罗斯和整个独联体隔离开来,并在该地区与中国之间划出一条警戒线。

“大中亚”、“大南亚” 和 “大中东”

“大中亚”不大被看好,进展不大,美国同时又提出了“大南亚理念”,这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有体现。报告中,中亚问题被写入“南亚与中亚”一章。章节中说,“南亚和中亚是极其重要的地区”。美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可能成为更深刻介入中亚事务的基础”,而“阿富汗将承担连接南亚和中亚这两个关键地区桥梁的历史作用”。

由于在“大南亚”理念中提到了“促进地区能源、运输和通信领域项目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主要目的在于与俄中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相抗衡。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鲍彻2006年4月5日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它们(指中亚国家)需要通向外部的出口和各种机遇,而不想受制于中俄两国”。“大南亚”计划旨在建立连接中亚和南亚的“南部”能源和运输走廊,从而使“封闭”的中亚国家取得又一个通往国际市场的出口。在这方面,该项目类似于造经高加索国家、连接中亚和高加索与土耳其和欧洲的“西部”能源和运输走廊。^[15]

“大中亚”还是“大南亚”,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地区战略总要有地区强国支撑。对于美国大战略而言,支撑它的地区强国,首先是可靠地亲美国;其次是要有相当实力,或者如布热津斯基所谓的地区“地缘政治支轴国”。以破败成那个样子阿富汗来支撑地区战略,有点不切实际,尽管在华盛顿看来,卡尔扎伊政权很可靠,但它连喀布尔城外都管不了,还能干什么呢。困惑是找谁来支撑它?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尽可列入“大中亚”地区,但它们只在这个地区的边缘。可供考虑的只剩下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我看,美国搞的“大中亚”或“大南亚”,并与“大中东”合流,但这里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拔掉伊朗这颗钉子,因为伊朗正是处在“大中亚”与“大中东”之间的“钉子户”;二是设法将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实实在在地拉到自己的怀抱。但伊朗不是伊拉克那么好对付,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扔点小钱就可搞定。华盛顿下一步如何走,世人将拭目以待。

结论:伊战陷入泥潭、“颜色革命”受阻后,美国正在调整其外交战略,即所谓的“外交转型”。目前美国操作的“大中亚计划”或“大南亚理念”,就是这一“转型”的具体体现,

要旨在于架空或淘空上海合作组织，将“大中亚”与“大中东”整合为华盛顿主导的广袤地带。

注释：

- [1] 祝政宏：《“9·11”后中亚地区安全与大国因素》（研究报告），乌鲁木齐，2005-12-12。
- [2] 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副校长木拉提·巴哈基诺夫教授 2008 年 3 月 5 日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做的关于当前中亚地缘政治形势报告。
- [3] 爱米拉·诺科伊巴耶娃在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乌鲁木齐，2005-10-17）
- [4] 潘志平、石岚：《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2007[2]，
- [5] 艾莱提·托洪巴依：《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及前景》（研究报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 2003 年青年项目。
- [6] 克雷格·史密斯：《西方铺就了吉尔吉斯斯坦“革命”道路》，《纽约时报》，2005-3-31。
- [7] 石岚：《乌兹别克斯坦：变革与稳定》，《“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8] 王海燕：《贫困化：严重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问题》，《“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9] 美国《防务新闻》2007 年 7 月 23 日文：《荷兰指挥官说，阿富汗展现北约新模式》。
- [10] 美联社阿富汗詹德 2007 年 8 月 31 日电。
- [11] M.K.巴德拉库马尔：《美国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控制》，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8 年 5 月 10 日。
- [12] 俄：《新闻时报》2005 年 5 月 20 日文《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 [13] 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 [14] 邵威：《美国秘密打造大中亚会议，拒绝邀请中俄两国参加》，国际在线 <http://news.tom.com>. 2006-6-9.
- [15] 哈萨克斯坦·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俄罗斯-中国西方三角关系中的中亚》，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2007[10]。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s in Areas around Xinjiang

PAN Zhi-ping

(Research Inst. of Central Asia, Xinjiang Social Science Academ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 This articl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view: 1.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stability on the whole but with local turbulence. Since the aftermath of “Color Revolution”, Kyrgyzstan has remained unstable politically, while Uzbekistan is faced with potential crisis, and the situation in Ferghana brooks no optimism. 2.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wo countries neighboring China Xinjiang in southwest, are in severe situation where they have the trend of “Balkanization”, “Iraqization” or “Afghanization”. 3. In 2005, “Color Revolution” was confronted with block in Central Asia. So the US is readjusting its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and this is indicated by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or its advocacy of the “Greater South Asia”

theory. The aim of the US is to hollow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e “Greater Central Asia” with “Greater Middle East” to form a vast area tha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Washington.

Key words: Xinjiang Geopolitics

收稿日期：2008-06-18

作者简介：潘志平（1945-），男，汉族，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